

經史百家雜鈔

冊六

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目錄

傳誌之屬上編二

史記刺客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游俠列傳

漢書霍光傳 李廣蘇建傳 趙尹韓張兩王傳

[illegible]

經史百家雜鈔卷第十八

湘鄉曾國藩纂

合肥李鴻章校刊

傳誌之屬上編二

史記刺客列傳

曹沫者魯人也。以勇力事魯莊公。莊公好力。曹沫爲魯將。與齊戰。三敗北。魯莊公懼。乃獻遂邑之地以和。猶復以爲將。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。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。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。桓公左右莫敢動。而問曰。子將何欲。曹沫曰。齊強魯弱。而大國侵魯。亦以甚矣。今魯城壞。卽壓齊境。君其圖之。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。既已言。曹沫投其匕首下壇。北面就羣臣之位。顏色不變。辭令如故。桓公怒。欲倍其約。管仲曰。不可。夫貪小利以自快。棄信於諸侯。失天下之援。不如與之。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。曹沫三戰所亡地。盡復予魯。其後百六十有七年。而吳有專諸之事。

專諸者。吳堂邑人也。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。知專諸之能。伍子胥既見吳王僚。說以伐楚之利。吳公子光曰。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。而員言伐楚。欲自爲報私讎也。非能爲吳。吳王乃止。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。乃曰。彼光將有內志。未可說以外事。乃進專諸於公子光。光之。父曰。吳王諸樊。諸樊弟三人。次曰餘祭。次曰夷昧。次曰季

子札。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。以次傳三弟。欲卒致國于季子札。諸樊既死。傳餘祭。餘祭死。傳夷昧。夷昧死。當傳季子札。季子札逃不肯立。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。公子光曰。使以兄弟次邪。季子當立。必以子乎。則光真適嗣當立。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。光既得專諸。善客待之。九年而楚平王死。春。吳王僚欲因楚喪。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。將兵圍楚之鄢。使延陵季子於晉。以觀諸侯之變。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。吳兵不得還。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。此時不可失。不求何獲。且光真王嗣當立。季子雖來。不吾廢也。專諸曰。王僚可殺也。母老子弱。而兩弟將兵伐楚。楚絕其後。方今吳外困於楚。而內空無骨鯁之臣。是無如我何。公子光頓首曰。光之身。子之身也。四月丙子。光伏甲士於窟室中。而具酒請王僚。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。門戶階陛左右。皆王僚之親戚也。夾立侍。皆持長鉞。酒既酣。公子光詳爲足疾。入窟室中。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。既至王前。專諸擘魚。因以匕首刺王僚。王僚立死。左右亦殺專諸。王入擾亂。公子光出其伏甲。以攻王僚之徒。盡滅之。遂自立爲王。是爲闔閭。闔閭乃封專諸之子。以爲上卿。其後七十餘年。而晉有豫讓之事。

豫讓者。晉人也。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。而無所知名。去而事智伯。智伯甚尊寵之。及智伯伐趙襄子。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。滅智伯

之後而三分其地。趙襄子最怨智伯，漆其頭以爲飲器。豫讓遁逃山中，曰：嗟乎！士爲知己者死，女爲說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爲報讎而死。以報智伯，則吾魂魄不愧矣。乃變名姓爲刑人，入宮塗廁中，挾匕首欲以刺襄子。襄子如廁心動，執問塗廁之刑人，則豫讓內持刀兵，曰：欲爲智伯報仇。左右欲誅之。襄子曰：彼義人也，吾謹避之耳。且智伯亡無後，而其臣欲爲報仇，此天下之賢人也。卒釋去之。居頃之，豫讓又漆身爲厲，吞炭爲啞，使形狀不可知，行乞於市。其妻不識也，行見其友，其友識之，曰：汝非豫讓邪？曰：我是也。其友爲泣曰：以子之才，委質而臣事襄子，襄子必近幸子。近幸子乃爲所欲，顧不易邪？何乃殘身苦形，欲以求報襄子？不亦難乎？豫讓曰：旣已委質臣事人，而求殺之，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。且吾所爲者極難耳，然所以爲此者，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旣去，頃之，襄子當出，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。襄子至橋，馬驚，襄子曰：此必是豫讓也。使人問之，果豫讓也。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：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？智伯盡滅之，而子不爲報讎，而反委質臣於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？豫讓曰：臣事范中行氏，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，我故衆人報之。至於智伯，國士遇我，我故國士報之。襄子喟然歎息而泣，曰：嗟乎！豫子，子之爲智伯，名旣成矣，而寡人赦子，亦

已足矣。子其自爲計。寡人不復釋子。使兵圍之。豫讓曰。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。而忠臣有死名之義。前君已寬赦臣。天下莫不稱君之賢。今日之事。臣固伏誅。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。以致報讎之意。則雖死不恨。非所敢望也。敢布腹心。於是襄子大義之。乃使使持衣與豫讓。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。曰。吾可以下報智伯矣。遂伏劍自殺。死之日。趙國志士聞之。皆爲涕泣。其後四十餘年。而軻有聶政之事。

聶政者。軻深井里人也。殺人避仇。與母姊如齊。以屠爲事。久之。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。與韓相俠累有郤。嚴仲子恐誅亡去游。求人可以報俠累者。至齊。齊人或言聶政。勇敢士也。避仇隱於屠者之閒。嚴仲子至門請。數反。然後具酒自暢。聶政母前。酒酣。嚴仲子奉黃金百溢。前爲聶政母壽。聶政驚怪其厚。固謝嚴仲子。嚴仲子固進。而聶政謝曰。臣幸有老母。家貧客游。以爲狗屠。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。親供養備。不敢當仲子之賜。嚴仲子辟人。因爲聶政言曰。臣有仇而行游。諸侯衆矣。然至齊。竊聞足下義甚高。故進百金者。將用爲大人羈縻之費。得以交足下之驩。豈敢以有求望邪。聶政曰。臣所以降志辱身。居市井屠者。徒幸以養老母。老母在。政身未敢以許人也。嚴仲子固讓。聶政竟不肯受也。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。久之。聶政母死。旣已葬除服。聶政曰。嗟乎。政乃市井之人。鼓刀以屠。而嚴仲子乃諸

侯之卿相也。不遠千里。枉車騎而交臣。臣之所以待之。至淺鮮矣。未有大功。可以稱者。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。我雖不受。然是者。徒深知政也。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。而親信窮僻之人。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。且前日要政。政徒以老母。老母。今以天年終。政將爲知己者用。乃遂西至濮陽。見嚴仲子曰。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。徒以親在。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。請得從事焉。嚴仲子具告曰。臣之仇韓相俠累。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。宗族盛多。居處兵衛甚設。臣欲使。人刺之。衆終莫能就。今足下幸而不棄。請益其車騎壯士。可爲足下輔翼者。聶政曰。韓之與衛。相去中間不甚遠。今殺人之相。相又國君之親。此其勢不可以多人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。生得失則語泄。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。豈不殆哉。遂謝車騎。人徒。聶政乃辭獨行。杖劍至韓。韓相俠累方坐府上。持兵戟。而衛侍者甚衆。聶政直入上階。刺殺俠累。左右大亂。聶政大呼。所擊殺者數十人。因自披面決眼。自屠出腸。遂以死。韓取聶政屍暴於市。購問莫知誰子。於是韓購縣之。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。久之莫知也。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。賊不得。國不知其姓名。暴其屍而縣之千金。乃於邑曰。其是吾弟與。嗟乎。嚴仲子知吾弟。立起如韓之市。而死者果政也。伏屍哭極哀。曰。是軼深井里。所謂聶政者也。市行者諸衆人皆

曰。此人暴虐吾國相。王縣購其名姓千金。夫人不聞與。何敢來識之也。榮應之曰。聞之。然政所以蒙汙辱。自棄於市販之閒者。爲老母幸無恙。妾未嫁也。親既以天年下世。妾已嫁夫。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。澤厚矣。可奈何。士固爲知己者死。今乃以妾尚在之故。重自刑以絕從。妾其奈何畏殛身之誅。終滅賢弟之名。大驚。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。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。晉楚齊衛聞之。皆曰。非獨政能也。乃其姊亦烈女也。鄉使政誠知其姊。無濡忍之志。不重暴骸之難。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。姊弟俱僇於韓市者。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。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。其後二百二十餘年。秦有荆軻之事。

荆軻者。衛人也。其先乃齊人。徙於衛。衛人謂之慶卿。而之燕。燕人謂之荆卿。荆卿好讀書擊劍。以術說衛元君。衛元君不用。其後秦伐魏。置東郡。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。荆軻嘗游過榆次。與蓋聶論劍。蓋聶怒而目之。荆軻出。人或言復召荆卿。蓋聶曰。曩者吾與論劍。有不稱者。吾目之。試往。是宜去不敢留。使使往之主人。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。使者還報。蓋聶曰。固去也。吾曩者目攝之。荆軻游於邯鄲。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。魯句踐怒而叱之。荆軻嘿而逃去。遂不復會。荆軻既至燕。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。荆軻嗜酒。日與狗屠及

高漸離飲於燕市。酒酣以往。高漸離擊筑。荆軻和而歌於市中。相樂也。已而相泣。旁若無人者。荆軻雖游於酒人乎。然其爲人沈深好書。其所游諸侯。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。其之燕。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。知其非庸人也。〔以上荆軻交遊蹤跡〕居頃之。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。燕太子丹者。故嘗質於趙。而秦王政生於趙。其少時與丹驩。及政立爲秦王。而丹質於秦。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。故丹怨而亡歸。歸而求爲報秦王者。國小力不能。其後秦日出兵山東。以伐齊楚三晉。稍蠶食諸侯。且至於燕。燕君臣皆恐禍之至。太子丹患之。問其傅鞠武。武對曰。秦地徧天下。威脅韓魏趙氏。北有甘泉谷口之固。南有涇渭之沃。擅巴漢之饒。右隴蜀之山。左關穀之險。民衆而士厲。兵革有餘。意有所出。則長城之南。易水以北。未有所定也。柰何以見陵之怨。欲批其逆鱗哉。丹曰。然則何由。對曰。請入圖之。居有閒。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。亡之燕。太子受而舍之。鞠武諫曰。不可。夫以秦王之暴。而積怒於燕。足爲寒心。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。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。禍必不振矣。雖有管晏。不能爲之謀也。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。請西約三晉。南連齊楚。北購於單于。其後迺可圖也。太子曰。太傅之計。曠日彌久。心惛然恐不能須臾。且非獨於此也。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。歸身於丹。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

所哀憐之交。置之匈奴。是固丹命卒之時也。願太傅更慮之。鞠武曰。夫行危欲求安。造禍而求福。計淺而怨深。連結一人之後交。不顧國家之大害。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。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。必無事矣。且以鵬鷺之秦。行怨暴之怒。豈足道哉。〔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〕燕有田光先生。其爲人知深而勇沈。可與謀。太子曰。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。鞠武曰。敬諾。出見田先生。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。田光曰。敬奉教。乃造焉。太子逢迎。卻行爲導。跪而蔽席。田光坐定。左右無人。太子避席而請曰。燕秦不兩立。願先生留意也。田光曰。臣聞騏驥盛壯之時。一日而馳千里。至其衰老。駑馬先之。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。雖然。光不敢以圖國事。所善荆卿可使也。太子曰。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。田光曰。敬諾。卽起趨出。太子送至門。戒曰。丹所報先生所言者。國之大事也。願先生勿泄也。田光俛而笑曰。諾。僕行見荆卿曰。光與子相善。燕國莫不知。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。幸而教之曰。燕秦不兩立。願先生留意也。光竊不自外。言足下於太子也。願足下過太子於宮。荆軻曰。謹奉教。田光曰。吾聞之。長者爲行。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。所言者國之大事也。願先生勿泄。是太子疑光也。夫爲行而使人疑之。非節俠也。欲自殺以激荆卿曰。願足下急過太子。言光已死。明不

言也。因遂自刎而死。荆軻遂見太子。言田光已死。致光之言。太子再拜而跪。膝行流涕。有頃而後言曰。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。欲以成大事之謀也。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。豈丹之心哉。以上田光薦荆軻見燕丹。荆軻坐定。太子避席頓首曰。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肯。使得至前。敢有所道。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。今秦有貪利之心。而欲不可足也。非盡天下之地。臣海內之王者。其意不厭。今秦已虜韓王。盡納其地。又舉兵南伐楚。北臨趙。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。而李信出太原雲中。趙不能支秦。必入臣。入臣則禍至燕。燕小弱。數困於兵。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。諸侯服秦。莫敢合從。丹之私計。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。使於秦。闕以重利。秦王貪其勢。必得所願矣。誠得劫秦王。使悉反諸侯侵地。若曹沫之與齊桓公。則大善矣。則不可。因而刺殺之。彼秦大將擅兵於外。而內有亂。則君臣相疑。以其閒諸侯得合從。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願。而不知所委命。惟荆卿留意焉。久之。荆軻曰。此國之大事也。臣駑下。恐不足任使。太子前頓首。固請毋讓。然後許諾。於是尊荆卿爲上卿。舍上舍。太子日造門下。供太牢具。異物閒進。車騎美女。恣荆軻所欲。以順適其意。以上燕丹與荆軻謀刺秦王。久之。荆軻未有行意。秦將王翦破趙。虜趙王。盡收入其地。進兵北略地。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懼。乃請荆軻曰。秦兵日暮。

渡易水。則雖欲長侍足下。豈可得哉。荆軻曰。微太子言。臣願謁之。今行而無信。則秦未可親也。夫樊將軍。秦王購之金千斤。邑萬家。誠得樊將軍首。與燕督亢之地圖。奉獻秦王。秦王必說見臣。臣乃得有以報。太子曰。樊將軍窮困來歸丹。丹不忍以己之私。而傷長者之意。願足下更慮之。荆軻知太子不忍。乃遂私見樊於期曰。秦之遇將軍。可謂深矣。父母宗族。皆爲戮沒。今聞購將軍首。金千斤。邑萬家。將柰何。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。於期每念之。常痛於骨髓。顧計不知所出耳。荆軻曰。今有一言。可以解燕國之患。報將軍之仇者。何如。於期乃前曰。爲之柰何。荆軻曰。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。秦王必喜而見臣。臣左手把其袖。右手撻其匈。然則將軍之仇報。而燕見陵之愧除矣。將軍豈有意乎。樊於期偏袒搢腕而進曰。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。乃今得聞教。遂自剄。太子聞之。馳往伏屍而哭。極哀。旣已。不可柰何。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。〔以上取樊於期之首〕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。得趙人徐夫人匕首。取之百金。使工以藥淬之。以試人。血濡縷。人無不立死者。乃裝爲遣荆卿。燕國有勇士秦舞陽。年十三。殺人。人不敢忤視。乃令秦舞陽爲副。荆軻有所待欲與俱。其人居遠未來。而爲治行。頃之未發。太子遲之。疑其改悔。乃復請曰。日已盡矣。荆卿豈有意哉。丹請得先遣秦舞陽。荆軻怒叱太子曰。何太子之遣往。

而不反者豎子也。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。僕所以留者。待吾客與俱。今太子遲之。請辭決矣。〔以上求匕首及秦舞陽爲副〕遂發。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。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。既祖。取道。高漸離擊筑。荆軻和而歌。爲變徵之聲。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爲歌曰。風蕭蕭兮易水寒。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復爲羽聲。愴慨。士皆瞋目。髮盡上指冠。於是荆軻就車而去。終已不顧。遂至秦。持千金之資幣物。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。嘉爲先言於秦王曰。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。不敢舉兵以逆軍吏。願舉國爲內臣。比諸侯之列。給貢職如郡縣。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。恐懼不敢自陳。謹斬樊於期之頭。及獻燕督亢之地圖。函封。燕王拜送于庭。使使以聞大王。唯大王命之。秦王聞之大喜。乃朝服設九賓。見燕使者咸陽宮。〔以上荆軻入秦〕荆軻奉樊於期頭函。而秦舞陽奉地圖柙。以次進。至陞。秦舞陽色變振恐。羣臣怪之。荆軻顧笑舞陽。前謝曰。北蕃蠻夷之鄙人。未嘗見天子。故振懼。願大王少假借之。使得畢使於前。秦王謂軻曰。取舞陽所持地圖。軻既取圖奏之。秦王發圖。圖窮而匕首見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。而右手持匕首揜之。未至身。秦王驚。自引而起。袖絕拔劍。劍長。操其室。時惶急。劍堅。故不可立拔。荆軻逐秦王。秦王環柱而走。羣臣皆愕。卒起不意。盡失其度。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。不得持尺寸之兵。諸郎中執

兵皆陳殿下。非有詔召不得上。方急時不及詔下兵。以故荆軻乃逐秦王。而卒惶急無以擊軻。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。秦王方環柱走。卒惶急不知所爲。左右乃曰。王負劍負劍。遂拔以擊荆軻。斷其左股。荆軻廢。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。不中。中銅柱。秦王復擊軻。軻被八創。軻自知事不就。倚柱而笑。箕踞以罵曰。事所以不成者。以欲生劫之。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。於是左右既前殺軻。秦王不怡者良久。已而論功。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。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。曰。無且愛我。乃以藥囊提荆軻也。〔以上荆軻刺秦王不中〕於是秦王大怒。益發兵詣趙。詔王翦軍以伐燕。十月而拔薊城。燕王喜太子丹等。盡率其精兵。東保於遼東。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。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。秦所以尤追燕急者。以太子丹故也。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。秦王必解。而社稷幸得血食。其後李信追丹。丹匿衍水中。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。欲獻之秦。秦復進兵攻之。後五年。秦卒滅燕。虜燕王喜。〔以上秦滅燕〕其明年。秦并天下。立號爲皇帝。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。皆亡。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。匿作於宋子。久之作苦。聞其家堂上客擊筑。傍徨不能去。每出言曰。彼有善有不善。從者以告其主曰。彼庸乃知音。竊言是非。家丈人召使前擊筑。一坐稱善。賜酒。而高漸離念久隱。畏約無窮時。乃退出。

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。更容貌而前。舉坐客皆驚。下與抗禮。以爲上客。使擊筑而歌。客無不流涕而去者。宋子傳客之。聞於秦始皇。秦始皇召見。人有識者。乃曰高漸離也。秦皇帝惜其善擊筑。重赦之。乃矐其目。使擊筑。未嘗不稱善。稍益近之。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。復進得近。舉筑扑秦皇帝。不中。於是遂誅高漸離。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。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。私曰。嗟乎惜哉。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。吾不知人也。曩者吾叱之。彼乃以我爲非人也。一以上高漸離魯句踐事」

太史公曰。世言荆軻。其稱太子丹之命。天雨粟。馬生角也。太過。又言荆軻傷秦王。皆非也。始公孫季功。董生與夏無且游。具知其事。爲余道之如是。自曹沫至荆軻五人。此其義或成或不成。然其立意較然。不欺其志。名垂後世。豈妄也哉。

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

魏其侯竇嬰者。孝文后從兄子也。父世觀津人。喜賓客。孝文時。嬰爲吳相。病免。孝景初卽位。爲詹事。梁孝王者。孝景弟也。其母竇太后愛之。梁孝王朝。因昆弟燕飲。是時上未立太子。酒酣。從容言曰。千秋之後。傳梁王。太后驩。竇嬰引卮酒進上曰。天下者。高祖天下。父子相傳。此漢之約也。上何以得擅傳梁王。太后由此憎竇嬰。竇嬰亦薄其官。

因病免。太后除寶嬰門籍，不得入朝請。〔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見疏廢〕孝景三年，吳楚反。上察宗室諸寶，母如寶嬰賢，乃召嬰。嬰入見，固辭謝病不足任。太后亦慙。於是上曰：「天下方有急，王孫甯可以讓邪？」乃拜嬰爲大將軍，賜金千斤。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。家者進之，所賜金陳之廊廡下。軍吏過，輒令財取爲用，金無入家者。寶嬰守滎陽，監齊趙兵。七國兵已盡破，封嬰爲魏其侯。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。孝景時，每朝議大事，條侯魏其侯、諸列侯莫敢與亢禮。〔以上魏其因破七國復貴盛〕孝景四年，立栗太子，使魏其侯爲太子傅。孝景七年，栗太子廢。魏其數爭不能得。魏其謝病，屏居藍田南山之下。數月，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。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：「能富貴將軍者上也，能親將軍者太后也。今將軍傳太子，太子廢而不能爭，爭不能得，又弗能死，自引謝病，擁趙女，屏閒處而不朝，相提而論，是自明揚主上之過。有如兩宮整將軍，則妻子毋類矣。」魏其侯然之。乃遂起朝請如故。桃侯免相。寶太后數言魏其侯。孝景帝曰：「太后豈以爲臣有愛，不相魏其？」魏其者沾沾自喜耳。多易，難以爲相。持重，遂不用。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。〔以上魏其因諫栗太子事復見疏〕

武安侯田蚡者，孝景后同母弟也。生長陵。魏其已爲大將軍，後方盛。蚡爲諸郎，未貴，往來侍酒魏其。跪起如子姪。及孝景晚節，蚡益貴幸。